

# 「同性戀」的世紀警告—— 再思羅馬書1:26-27

楊詠嫻博士 代院長

有人認為，若要愛同性戀者，必須要接納同性戀。

甚至有些基督徒也有這種想法，認為神既不偏待人，祂就必定同樣接受異性戀和同性戀。

誰知，若我們告訴同性戀者他們沒有犯罪，其實是害了他們。要真正幫助同性戀者，必須要幫助他們面對事實。試想，若一個醫生，為了不想癌症病人傷心，就告訴病人他沒有生病，這是否幫助病人的最好方法呢？有「同志」信徒作見證，最能幫助她勝過同性戀的，不是那些縱容她犯同性戀的人，而是那些有勇氣告訴她同性戀是罪的人。<sup>1</sup>

我們有沒有勇氣幫助人面對聖經所啟示的事實？而事實是：不但同性戀是惹神忿怒的罪，犯同性戀罪行的人更要面對末日可怕的審判！

保羅在羅馬書敲起警鐘，叫我們注意同性戀的警告，其中有三點值得深思：


**第一，在眾多罪中，同性戀的罪尤其惹神忿怒。**從羅馬1:18至3:32，保羅指出全世界的人都犯了罪，需要耶穌基督的救贖，否則要面對神的審判。人犯罪的根源，乃是由於人拒絕創造他的神(1:18-23)。人離棄神，就會犯形式式的罪。保羅再三展示人類的罪，每一次皆強調神「任憑」人犯罪(1:24、26、28)。首先，是情慾的罪(1:24-25)；接着，是同性戀的罪(1:26-27)；然後，是各式各樣的罪(1:28-32)。保羅在眾多罪惡中，突顯同性戀的位置。換句話說，保羅指出同性戀是非常惹神忿怒的罪。

**第二，同性戀充份顯出人類的罪性。**為什麼同性戀那麼惹神忿怒呢？原因是同性戀把人類拒絕創造主的惡性表露無遺。人類拒絕創造主，不但把神的榮耀「變為」(exchange, *allassō*) 偶像(1:23、25)，更把神創造男女之性愛「變為」(exchange, *allassō*) 同性性行為(1:26)。保羅在1:26-27所用「男人」「女人」兩個字，分別是 *thēlys* (female) 和 *arsēn* (male)，而不是 *gynē* (woman) 和 *arēr* (man)，很有意思，*thēlys* (female) 和 *arsēn* (male) 是七十士譯本翻譯創1:27所用的字，顯示保羅有意呼應神的創造秩序。創1:27-28和2:24-25清楚啟示，神創造男人與女人，是要人類透過男女結合的婚姻，繁殖後代，治理整個大地。保羅指出人的同性戀行為，是人抗拒創造主的具體表現，

當神所創造的男與女不按創造秩序而同性交合，就充份反映人離開神那種「心思變為虛妄，愚頑的心就迷糊了」(1:21新譯本)的敗壞境況。

很可惜，有基督徒，甚至傳道人，扭曲神創造的原意，稱同性戀與罪性無關，認為神創造人，也包括創造一個人的性傾向，這樣的論點，把同性傾向說成是神所創造的，簡直就是叫神「食死貓」！到目前為止，醫學上仍未能証實同性戀是與生俱來的。相反，不少研究顯示同性戀傾向是後天形成的。撇開醫學不談，這樣的推論也是不合邏輯的。難道與生俱來的，就等於是神所創造的嗎？若是的話，我們與生俱來的罪性，是否也是神所創造的？這樣的論點，越發顯出同性戀的可惡，因為它不但與神的創造計劃背道而馳，還「抹黑」了神本身的聖潔。

**第三，同性戀泛濫預告末日審判。**保羅特別題出同性戀的錯謬，除了因為同性戀可惡外，也可能因為當時同性戀十分普遍。歷史証據顯示，同性戀盛行於第一世紀的希臘羅馬社會中。例如，有歷史學家指出，羅馬帝國頭十五位皇帝中，只有一位沒有同性戀癖好！<sup>2</sup> 同性戀泛濫，可見一斑。保羅宣告，神不會袖手旁觀。神暫時任憑人犯罪，是出於憐憫人的心，盼望人能悔改(2:4)。人若堅持不悔改，就為自己積蓄神的忿怒，到神末日審判人的大日子，就無所遁形，要面對神極嚴厲的審判(2:5-6；6:23)。

踏入二十一世紀，同志運動勢力越來越大，加拿大等地已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，香港也醞釀「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」。同性戀泛濫，不但影響整個社會結構，更為人類積蓄神的忿怒。昔日，雖有亞伯拉罕求情，但是所多瑪城也不能保存，因為所多瑪人的同性戀行徑罪惡滔天(創18:22-19:29)。若我們愛香港、愛香港人，我們必須盡力遏止同性戀蔓延。從我們基督徒首先做起吧！讓我們傳一個正確的福音，即同性戀者可因基督耶穌救贖而從同性戀中得釋放的好消息！

<sup>1</sup> 以下是一位女同志信徒的心聲：「那些肯稱罪為罪的人，對我最為寶貴。我不需要人幫助我姑息同性戀，或把同性戀合理化，我自己已經這樣做了。我需要的，是那些當我感到混亂的時候，能把聖經真理告訴我的人。」參 Nancy, *Homosexual Struggle*, Revised edition (Inter-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of USA, 1980), 18。

<sup>2</sup> Edward Gibbon, *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* (London, 1898), 1:313, n.40, quoted in John Boswell, *Christianity, Social Tolerance, and Homosexuality* (Chicago: University Press, 1980), 61.